

琴心剑胆周慧珺

本原

1981年，我陪老领导宋日昌（“文革”前副市长，劫难后复出，任市政协领导兼市书协主席）参加几个解放日报组织的活动，宋老跟我说，他想请沪上几位以后必有发展、有影响的书家也参加。

虽然不相识，作为晚辈当然同意。其为高式熊、周慧珺、张森。

一天下午在活动之前，我于宋老淮海西路（高安路与吴中路之间）公寓中喝茶，上述三位相继进来。活动时间尚早，一时谈兴甚浓。我讲，本人小宋惭愧，受了牵连，外界讲小宋与老宋有何如何关系，其实是扯淡，受此冤屈，老宋当向小宋有所安抚。

宋老为人爽朗，顿发大笑。当然当然，我写几句给小宋，那写什么呢？

我少不更事，随口说，刚从苏州采访回来，写张继的《枫桥夜泊》吧。

即兴挥毫，最忌字多，若三四个字了却，为最好。让老先生当场运笔写一首诗，真是劳累。

那时纯真，老宋欣然。于是，高式熊磨墨，周慧珺展纸，张森呈笔。本人咿呀诵诗。书作毕，厅宇之内，



疏野

唐子农

疏野是什么？它许是一滩湿地中的一脉野草与野花，也可以是村口那一棵拙弯的老树，抑或是那旷野流云、溪水芦苇……

读朱屺瞻先生《癖斯居画谭》中有“吾爱其野”一语，直抵我心：“文人画的兴起，本有解放的意义。但到了末流，因袭成规，纤弱无生气，‘野’字正是对末流之‘文’的反抗。吾爱其野。”这是朱屺瞻老的“爱野”观。“荒山乱石间，几枝野草，数朵闲花，即是吾辈无上粉本”，犹记青少年时夜读潘天寿先生的《听天阁画谈随笔》的兴奋，至今仍然每作精神上的引导。

最喜赵丽宏兄的“花枝敲窗”语，这应该是诗人眼中的疏野吧。“是谁在敲窗？抬头一看，是一

诗三首

华振鹤

小酌

三两小味共君尝，茶以为醪各引觞。宾主尽欢成一醉，

楼前松下月华光。偶染小恙，卧中闲听

鸟语，聊以小夜曲目之，戏为一绝

啁啾声里释烦疴，晒问黄禽意若何？不去园中争暖树，却来窗下学情歌？

八六自述

休言我是老衰身，强作空间有用心。行止随心求得意，诗书寄趣自销魂。白头犹且生奇想，青鸟还将报再春。诸事相看多未了，尔今敢不打精神？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

三杯，我一定具体讲。

年岁已长，平素不太喝酒的，大约为几十年前的相识所感，居然于一筷之间，自说自话，连喝三杯

白酒！

我大骇，亦大悦。说，读了你三十多年的书作，我有感，但仅八个字。“琴心剑胆，英雄气概！”顿时满座热烈，其带来陪同的也是书家的中年女助手霍地站起来使劲鼓掌，众人皆为感染，也附和。周慧珺几乎是同时，撑着桌子，强撑残疾腿脚，半佝着起立，拿杯要求斟酒，又是行云流水般，饮下三杯白酒。

岂能延迟？我亦托杯同乐，此举者不少，印象深者，时任文汇报副总编辑陈启伟也豪放了一把。现时，慧珺先生驾鹤西去，复归道山。念及体魄上有疾的一纤纤弱女子，竟六十多年之奋斗，成中国书坛一标杆，为弘扬中华文化竭尽全力，硕果累累，而独成以笔为剑、仗剑天下之势，真是完美演绎“琴心剑胆，英雄气概”！壮哉，美哉！

是为祭。

辛丑十一月二十五子时

一片喝彩，鼓掌！四十出头的中青年书家的周慧珺跟我讲：诗歌、书法意境相融，实在太好，我要好好学习！言语时，眼神真诚亦坚毅。

此书作，在我主卧室挂了五年。也因此，周慧珺苦写、大写《枫桥夜泊》，中日青年文化交流活动时，因其书法作品大受欢迎，获评非凡，居然一夜之间，慧珺先生写就数十幅《枫桥夜泊》，赠与日本青年文化代表，让代表团众人动容、泪目。数十年，转瞬之间。

一次晚宴，我与周慧珺同桌，谈及前天在玉佛寺，觉醒大和尚引我至主殿旁室，观看周慧珺手抄《金刚经》。人家不知就里，问我感觉如何，我很是高兴，读作品两遍，心中一震。其沉稳端庄、坚定、独特，秀于外，敛于内，书作有异彩。我笑笑，一时无语，只是一片声言好。因为是老朋友，周慧珺听至此按捺不住，紧盯着问，那你到底是什么感觉？！

我卖了关子。周先生你若先喝

冰城的冬天毕竟是冬天。然而不然，前几日堂堂的雪国竟然冬雨缠绵，有的地方甚至还下起了哗啦啦的中雨，街上的行人，冬装雨伞，完全没了冬季的气象。难道是童话中的红鼻子哥哥和蓝鼻子弟弟喝醉了吗？

忽焉一日，天空居然飘起了柔曼的小雪，浅浅的西风也随即走起。天寒好个冬啊。这样难得的气象决计出去走一走。可去哪里好呢？思来想去，还是到雪城的老街中央大街去走一走吧。疫情防控期间的羁绊已经多日没去那里了，既然在雪中想起它，那就是说心里还惦念着它呢。

下午4点，吾城的天就彻底黑了。今天的气温不算很低，仅仅零下9度，但感觉格外地冷，可能是前几日暖风小雨之故。中央大街两侧辅街的停车场在苍茫的暮雪之中，生意显得有点冷清。刚把车泊好，管理员便走了过来。这一次与过去不同，管理员说，你交7块钱就可以随便停了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

雪下得中央大街已经少了往日的热闹。街上的行人只有往日的一成，仿佛进入了时间隧道，又回到了70年代的城市光景。寥寥的行人之中，可以肯定地说，既没有从乡镇过来采购、消费的农户，也没有外地观光的旅客，多是

一些中老年人。我想，这些人大约都是本地人罢，似乎跟我一样，也是惦念着到这条街上，在小雪中走一走，享受一下天籁之音。冰雪徜徉之间，但见中央大街两侧的大部分商家已关张，所有餐馆均不卖堂弟喝醉了吗？

沐雪徜徉者

阿成

食，但家家都有外卖的服务，这倒是很人性化的。其实，前来买外卖的人也是极少的，偶尔见快递小哥从那里一闪，又迅速地消失在迷蒙的雪幕之中了。

我看到一家西餐厅卖俄式面包。在过去，到这家餐馆买大列巴是需要排队的，但现在只有一两个人。我过去一问，那种大如脸盆的原味大面包已经卖光了（过去有一句顺口溜说，“哈尔滨的面包像锅盖，喝啤酒像灌溉……”），倒是有那种长方形的“枕头面包”。夫人说，对面那家西餐厅有大列巴。于是两个人便走了过去。这家西餐厅的外卖同样

冷清，可能是外卖的生意并不好，所以，玻璃柜里外卖的小食堆如山。在对方期待眼神下，买了几样以为俄式的吃食。首选自然是那种俄式大列巴。这种硕大的俄式烤面包，在国内似乎只有哈尔滨最棒，很少添加各种香料、奶油之类，纯粹的原味面包。大约十年前，我曾在德国的柏林见过，顿感亲切，长相思勿忘。这里卖的列巴圈儿居然这么大，不妨买一袋品尝。至于巴沙熏鱼，同样的形象，几时曾在寄宿的苏联人办的红十字幼儿园里吃过，单是不知道眼前的熏鱼是否有同样的品质。说起来，哈尔滨最爱的莫过于大马哈鱼了。这种命运悲惨的鱼至今菜市场里也有卖（它们不远万里从白令海峡游到黑龙江的乌苏里江，在它们的“蓝色的墓场”那儿，抛下鱼籽

——这分明是懂食客的面包师所为呀。吃的时候才发现买错香肠了，这是一种鸡肉肠，不过，里面的藤椒味儿很浓。这正中下怀。用我那句俗话说，“比不好吃强多了”。中国人真是聪明，用鸡肉做香肠，并归类到俄式风味，智慧呀。值得称道的是巴沙熏鱼，真的是地道的俄罗斯风味。

面对这样的食品，还是喝红酒或者从俄罗斯买回的沃德克吧。只是口急了，若是做一岳苏波汤，那就正点喽。

凡此种种不是俄味但胜似俄味，亦可聊慰晚餐者我。不亦悦乎。

而残存，似断似连，如同那斑驳的水墨卷轴，散发着一种迷离的乡愁。

醒来茫然间提笔漫写，却仍是画梦开始的地方。笔下依旧还是那村口的老梅，篱下的野花，池塘的荷花……自娱的乐趣是纵意挥洒，从有形至变形，一张又一张，画纸狼藉一地。

渐觉淋漓的水墨拂去了尘封，破空而出的野拙笔触，蓦然间唤醒了那久违的疏野。

如今的都市大多是物质丰盈，反有构成了对精神的侵蚀的危机，吾也常入瓮中。时作些精神上的逃离是必须的，对我而言，诗画的精神价值，正在于此。

赋闲如我，生活庸常，每和衣倒头而睡，偶有半夜梦忆起少时宁静的乡间光景。时而清晰，时而模糊。

感谢诗人的生花妙笔给我们捎来一片生机，花开如在眼前。

如今的都市大多是物质丰盈，反有构成了对精神的侵蚀的危机，吾也常入瓮中。时作些精神上的逃离是必须的，对我而言，诗画的精神价值，正在于此。

赋闲如我，生活庸常，每和衣倒头而睡，偶有半夜梦忆起少时宁静的乡间光景。时而清晰，时而模糊。

感谢诗人的生花妙笔给我们捎来一片生机，花开如在眼前。

如今的都市大多是物质丰盈，反有构成了对精神的侵蚀的危机，吾也常入瓮中。时作些精神上的逃离是必须的，对我而言，诗画的精神价值，正在于此。

赋闲如我，生活庸常，每和衣倒头而睡，偶有半夜梦忆起少时宁静的乡间光景。时而清晰，时而模糊。

感谢诗人的生花妙笔给我们捎来一片生机，花开如在眼前。

如今的都市大多是物质丰盈，反有构成了对精神的侵蚀的危机，吾也常入瓮中。时作些精神上的逃离是必须的，对我而言，诗画的精神价值，正在于此。

感谢诗人的生花妙笔给我们捎来一片生机，花开如在眼前。

杂草

政伟

杂草丛生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说来难以置信，很少有人知道这杂草是怎么长出来的，杂草的种子又是怎么到土壤里去的。没有人会细究这一点，更不会有对此津津乐道。人讲的都是因和缘，不除因，只除缘，问题永远不会解决。



安福路某处南眺
(油画)

黄石

居民血液里的里弄情谊，似乎在口袋广场的渔夫椅上得到了相似的体现。

事实上，不仅永嘉路口袋广场本身由城市旧地块置换更新而来，口袋广场深处的口袋咖啡也由一处旧工厂改造而来，并逐渐成为了居民所渴望的城市肌理。

口袋广场深处的口袋咖啡通常很安静。和你坐下来一起喝咖啡的，常

雇佣店员的标准也以人情味为首要考虑因素。

对于小棋而言，选择经营口袋咖啡店，也离不开人的要素。舍弃广告公司高薪选择沪漂开设咖啡馆，小棋却在首次创业时碰壁。“后来老客户帮忙牵线认识，来到了这里。”小棋说。而一旁的居民端着咖啡杯，对于小棋经营口袋咖啡这件事，评价为：因为责任。事实上，口袋咖啡的业务不仅仅是售卖咖啡和食物，广场的文创活动或日常维护，都是她工作的一部分。而这，或许也是小棋“报恩”的一种方式。

广场上偶尔会有一些博主带着摄像机来拍摄，这个时候不管是居民还是咖啡馆工作人员都会出来提醒。“媒体或者个人公益可以，但商业拍摄则需要经过许可才可以进行。”口袋广场，似乎已被视为公共的乐园。

十日谈

老建筑 新魅力

走在桥上领略桥曾经的历史、观赏桥的景致，展望桥的未来。

责编：徐婉青

装在口袋里的世界级金奖

蓝娟

她刚刚向居民发出“椅子不够了”的提醒，就得到了热心居民的赠予。口袋广场似乎成为了居民们社交和共有一种体验环境，他们共同拥有，也共同维护它。就连广场上的宠物，也能分享居民和咖啡馆工作人员的友善——他们一起照顾、喂养它们。

曾经，一位日本的建筑师对北京胡同里居民共享的椅子感到过不解：“虽然椅子是居民废弃的，放在胡同里共用，但你不能搬走它。”流淌在中国

常是穿着朴素来叙旧的居民，或者来谈事业的外籍友人。这和诸多网红咖啡馆的风格大相径庭。因为定位居民服务，店里的食物和咖啡都以饱腹、平价为主，现烤的花生酱吐司简单但异常香甜，是我每次来的必点品。“有专门学过烘焙，但最终还是将拍板权交给了居民。”口袋咖啡的选品、店主、风格，似乎都将“融入居民生活”贯彻到底。老板娘小棋衣着朴素，一身棉麻的黑色连衣裙包到脚踝，而她